

初中學生文庫

中國文學史綱要

趙景深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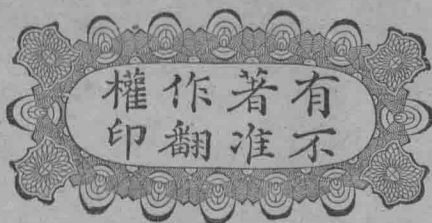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編印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

初中學生文庫 中國文學史綱要 (全一冊)

◎ 定價 國幣 三角



編者 趙景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中國文學史綱要

序

這一本四萬字的小書的目的，是想應用講演的方式來敘述全部的中國文學史爲了這是講演，前四章有時也把引用文字故意譯成白話。又爲了字數的限制，自然不能說得詳細，但最重要的部分，可說是都已經敘述在這裏了。

一九二六年我曾寫過一本七萬字的中國文學小史，那一本書是我在新婚以後寫的，特別注重於趣味，帶一點情感，所敘以文人的故事爲多。一九三三——四年我又寫了一本十五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新編，多附圖表，以便記憶，自己的見解和引用的書都還不少。現在寫這本小書，我又換了一個方法，特別注重於各時代文學變遷的大勢，文人故事是絕無僅有，非萬不得已時決不敘述，圖表也一張都沒有。凡所敘述的都是最扼要的，對於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的發達的原因，尤爲注重。

因爲此書的編輯，距中國文學史新編的成書已有一年多，所以我把這一年多以來

的新的意見，凡可以加進去的，都設法加進去；例如下面這十二點都是以前我的兩部書所不曾說過的：大歷十才子的存詩，唐詩的泛聲唱法，歐陽修的醉翁琴趣外編，周邦彥詞難解之故，新發現的雨窗欹枕集，天寶遺事，諸宮調辨偽，宋元戲文的輯集，馬致遠天淨沙的擬作，明傳奇駢儷派的陣容，風月傳在歐洲，紅樓夢是自然主義的小說，巴金全部著作的簡評；以上十二點都是我這一次的微小芹獻。

較新的書有可採之處的，我也儘量採納，這也是以前我的兩部書所不曾說過的；在青木正兒從逍遙的日本所贈給我的支那文學概說裏，我採用了元雜劇作家的分派；在蘇雪林的唐詩概論，顧敦錄的遼文學，張世祿的中國文藝變遷論，劉麟生的中國文學，胡雲翼的新著中國文學史等書裏，我都略有取材，謹此聲謝。又此書之成，端賴金兆梓、傅東華兩兄的催促，我在這裏表示甚深的謝意，爲了他們給了我一個第三次把所學所感的說出來與讀者諸君商榷的機會。

趙景深，一九三六年四月。

中國文學史綱要

目次

頁數

第一章 周秦文學

一

古佚詩——詩經——國風是民歌——史詩都不偉大——楚辭——屈原與但丁

——詩經與楚辭——秦代簡直沒有文學

第二章 漢文學

五

漢賦發達的原因——漢賦——樂府詩——五言詩起於東漢

第三章 魏晉文學

一〇

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阮籍和嵇康——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劉琨和郭璞

——陶潛

第四章 南北朝文學

一四

謝靈運和鮑照——新體詩——宮體詩——南北朝的樂府

第五章 唐五代文學……………二〇

唐詩發達的原因——唐詩的分期——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

——唯美主義——唐代小說與元明戲曲——散文——詞的起來——唐詞

——五代十國的詞

第六章 宋文學……………三九

宋詞發達的原因——宋初詞——蘇派詞——周派詞——辛派詞——姜派詞

——宋詩——歐蘇曾王六家文——宋代小說

第七章 遼金元文學……………五二

遼文學——金文學——元王伯成的天寶遺事諸宮調——元雜劇——元雜劇

發達的原因——元戲文——元散曲——元小說

第八章 明文學……………六七

明雜劇——明傳奇的四派——駢儷派——本色派——詞藻派——通俗派——

散曲——小說——詩和散文

第九章 清文學

八三

雜劇與文人故事——傳奇——散曲——小說——浙派詞與常州派詞

——王沈袁三派詩說——桐城派和陽湖派的古文

第十章 現代文學

九四

文學革命運動——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中國文學史綱要

第一章 周秦文學

讀者諸君，讓我來向你們作一次長談，把上下古今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說一個大概吧。按理，中國文學的史的敘述是應該從詩經說起的，因為詩經以前的

古佚詩，大多靠不住。比方說，黃帝時的斷竹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這一首歌倒很合於原始社會的情形，據說是孝子所唱的。因為古時候還不曾想到人死了要裝在棺材裏，埋在土裏；只是把尸首拋在野外，讓鳥獸去吃。但是有一個孝子，不忍他的父母被鳥鳶把遺體啄去，所以就守在樹林裏，削竹爲弓，以土爲彈，預備等鳥鳶等來襲擊的時候，給牠一彈，「宍」就是古文的「肉」字，代表鳥獸或動物。這首歌的大意就是：『用力太猛，竹弓斷了，把竹弓接好呵。土彈飛出去，趕走鳥獸吧。』但是，究竟這首歌可靠與否，仍沒有確鑿的憑據；因此也就不能十分相信。又如堯時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像是老莊的口吻，有被疑爲周以後的作品的可能。又

如舜時的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兮呀兮的，這不簡直是楚辭麼？所以古佚的詩，可信的也許出於追記；不可信的，大都只是偽託。馮惟訥 古詩紀的前十卷，大多是不可靠的。算了吧，我們還是從

詩經 說起。詩經是周代詩歌的總集，牠有六義，就是「風、雅、頌、賦、比、興」。其實前三義是分類，後三義是指各篇的修辭法的。「風」裏面所收的大都是民歌，其中情詩尤多。「雅」裏面所收的是文士的詩。「頌」則是廟堂的詩。所以有活潑的真生命和真情感的，只有「風」這一部分。「賦」「比」「興」的解釋是：「賦」是老老實實的敘事；「比」是敘事時要打比方；「興」是以此物或此事興起彼物或彼事，大都是不相干的，歌謠裏常有這樣的情形，因為

國風是民歌，所以牠具有民歌的特質。例如，同一起興或類似的歌很多，這就是由於民歌輾轉傳唱的緣故；所以我們在王風裏看到『揚之水，不流束薪』，在鄭風裏，也能看到『揚之水，不流束薪』。國風是由當時採詩官採來的，民間男女年老無子，無所依靠，政府就派他們做採詩官，供給他們的衣食，叫他們周遊民間，採取歌謠，以備太史選擇，再

由太史貢獻給天子這個工作實在是很有意義的可惜周以後就沒有人繼續這種規模的民歌採集的工作了。「頌」裏面略有一些史詩，但是這些

史詩都不偉大，不過是幾十句的敘事詩，在詩經中比較的長，比起世界各國的大史詩來簡直如「小巫見大巫」，不能比。你看，西班牙的 *Cid*、印度的 *Ramayana*、芬蘭的 *Kalevala*、希臘的 *Iliad* 和 *Odyssey*，那一部不是堂堂偉麗的長篇巨製呢？詩經裏比較帶點神話性質的史詩，不過是生民，其中有一節講到后稷的降生，大意說：把后稷丟在狹窄的地方，有牛羊來養他；後來把他丟在樹林裏，又有樵夫拾了去；再把他放在冰上，鳥又拿翅膀來罩着他；幾次三番，他都不曾死。一個重要人物的誕生，大都有這樣的傳說。西洋童話裏「王」的誕生不也是這樣的麼？七俠五義裏包公的誕生不也是這樣的麼？不過敘述究竟太簡，太老實，一點鋪張都沒有。爲什麼我們中國沒有偉大的史詩呢？這大約是由於我國興於黃河流域，洪水時常爲患，民不聊生，大家注重實用，無暇幻想的緣故。後來孔子又主張躬行實踐，神話便愈加無從產生了。在詩經以後，接着就該講到

楚辭。楚辭是戰國的產品，代表南方文學，與代表北方文學的詩經對立。楚辭的作

者有屈原和宋玉，也有不知姓名的。例如九歌，恐怕就是楚民族民衆的集體創作，用來祭神的。九歌連舞帶唱，牠與優孟的諷諫之類，都可以說是戲劇的遠源。屈原的著作，據現代人的考訂，只有離騷、九章和天問，其他遠遊、卜居和漁父，都不是他的著作。宋玉作品可靠的只有九辯和招魂。

屈原與但丁，是很好的對照：一、二人的地位相等，都是最偉大的詩人；二、二人的地域相同，都生長於花、光、愛的南國；三、二人都關懷政治；但丁是擁護皇帝的吉柏林派，受擁護教皇的歸爾富派反對；屈原也是如此，他是親齊派，受親秦派的反對；四、但丁的神曲是一首長詩，上天入地，無所不到；屈原的離騷也是一首長詩，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離騷有 *Legge* 的譯本，名叫 *Fallan into Sorrow*，本來「離騷」就是遭憂的意思。拿

詩經與楚辭來作對比，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因為詩經是北方文學，所以作風質樸，四個字一句的簡單而又重複的話，決不能傳出情致纏綿的情緒；楚辭是南方文學，受了溫暖氣候的養育，當與嚴寒的北地所產生出來的詩經不同，所以作風是綺麗的，形式上也不是四個字一句，普通以六七個字的爲常見，音節也和婉得多，不像詩經那樣的急

促。可是，別忙，要出岔子了。張世祿的中國文藝變遷論說：『楚聲激昂慷慨，詩樂溫柔敦厚，這不是恰巧把南北翻一個轉身麼？你能說張先生的話不對麼？不，張先生的話是很對的。不過我們得知道，一個人的喜怒哀樂，誰也難免，你不能叫一個南方人不發脾氣，也不能叫一個北方人整天的板着臉不笑，所以楚聲也能激昂慷慨，詩樂也能溫柔敦厚。只是楚聲的激昂不同於詩經的激昂，詩經的溫柔也不同於楚辭的溫柔。一句話說完，二者的本質是不同的。詩經無論怎樣溫柔，受了形式和地域的影響，總不及楚辭來得情感熱烈。楚辭無論怎樣激昂，受了形式和地域的影響，總不及詩經來得痛快爽當。你只要多讀這兩種書，就可以分別出來了。周代文學的代表就是詩經和楚辭，至於秦代，簡直沒有文學。秦始皇夢想萬世帝業，結果只是二世而斬。年限既短，文人也就極少，除了李斯有一篇諫逐客書稍微有名以外，就什麼都沒有，好在秦代焚書坑儒，本來不需要這些撈什子的。

第二章 漢文學

這一次我接着講漢代的文學。照舊的說法，「楚辭漢賦」已經成爲成語，可見漢代是以賦爲其特色的；可是，我們說句不敬的話，漢賦實在沒有什麼道理，只是一些破爛的、不完備的辭書罷了。我們在此處也只能姑且把牠當作化石來研究。首先要問的，自然是

漢賦發達的原因

是什麼？大約原因有三個：第一個原因是社會的富厚。文章本來

是太平時代的產物；「亂世文章不值錢，」飯還吃不飽，那有心思弄文學？漢代恰巧在周暴秦以後，戶口稀少，民生凋敝。經文帝、景帝好好的整頓起來，居然今非昔比，一切都繁盛起來。到了武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家家富足，人人有錢。京師裏的錢，愈藏愈多，連繩子都爛了；倉裏的米，也吃不完，甚至於堆到紅腐不能再吃。物質既然豐富，社會又極安定，當然就有了工夫。大家吃飽了飯，沒有事做，寫寫賦，拚命的找些連自己也不認識的字裝進去，東拼西湊，成爲洋洋大文；這樣的時代產生這樣的文體，真是非常適當。第二個原因是民族的強盛。漢武帝好大喜功，東服朝鮮，北降匈奴，又通西域，開闢閩越、雲貴、兩廣、安南等地，漢族的勢力澎漲，可說是已達極點，這時當然需要幫閒的文人來誇張一下；最適於誇張的文體又只有賦；賦就是敷，把宮室器物等等敷衍鋪張起來，那是最合統治階級的胃

口的諸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傅毅的洛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和南都賦，可說是都在大吹其牛。第三個原因是君主的提倡。例如漢武帝自己就是一個文人，做過秋風辭之類，他曾用車子去迎接枚乘，讀子虛賦而加以歎賞；當時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都在他的左右，彷彿羣星圍繞着明月。又如淮南王安也喜歡文辭，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有好幾千人。又如孝成之世，奏賦的有一千多篇。他如宣、成廣求遺書，和帝數幸書林，光武不曾即位就先求文雅，孝獻遷都時圖書有七十幾車；在上者如此的提倡，自然就造成漢賦的時代了。不過，

漢賦 雖是如此興盛，究竟沒有什麼成績。西漢的賦以司馬相如和揚雄爲代表。司馬相如的長門賦較好，可惜還是替人家作的；專門摹仿的揚雄更是一無所長。至於東漢的賦又是摹擬西漢的，更談不上創造性。比方說，西漢的枚乘有一篇七發，東漢的張衡便來一篇七激；西漢的東方朔有一篇答客難，東漢的班固便來一篇答賓戲；大部分都是這樣陳陳相因的。漢代比較好一點的作品要算

樂府詩，樂府詩裏雖然也有「郊廟歌辭」類似詩經的頌，但也有「鼓吹曲辭」

「相和歌辭」、「清商曲辭」以及「雜歌曲辭」因爲鼓吹曲是鳴笳以和簫聲，是從北方輸入的外國樂，所以常帶一些悲歌慷慨之氣。例如有所思的一節大意說：

『聽說你有了別條心，我把你給我的東西都拿來一古腦兒燒掉了。燒掉了，風把灰揚起來吧。從此以後，不再想你了，與你斷絕關係了。』

這是多麼的斬截。又如上邪的一節大意說：

『我要跟你要好，永生永世的要好。除非是高山沒有陵，江水流盡，冬天轟轟的響雷，夏天落雪，天地合攏，我纔與你斷絕關係。』

這樣決絕的態度，後來的時調十分離裏，也有類似的話：『除非是八十歲的老頭坐在搖籃裏，那時奴奴纔分離。』此外還有畫上美人掉眼淚，三歲的孩童長鬚鬚等事，都是辦不到的事情，猶之冬雷夏雪一樣。但清商曲辭卻是南方的產物，所以很有一些委婉的歌辭，例如豔歌行，敘一個孤單的旅客，在旅店裏住宿，老闆娘替他縫衣服，受了老闆的猜疑。他受了冤枉，並不破口大罵，只是說：『你不要用懷疑的眼光望着我，這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的。』這正顯出了南方人的溫和。這些樂府大部分是用五言寫的，並且五言的部分

都是東漢產生的。因爲

五言詩起於東漢，差不多已被文學史家所公認了。主張五言詩起於西漢的，每舉枚乘、李陵、蘇武、班姬等人的詩以及古詩十九首爲例，其實這些詩都不是西漢的作品。枚乘的九首五言詩，除蘭若生春陽外，其餘八首都收在古詩十九首裏面，說這八首是枚乘作的，只是徐陵在玉臺新詠裏這樣的假定。比徐陵時代要早的蕭統，卻在文選裏說這是無名氏所作。徐陵是蕭統的後輩，怎麼蕭統不知作者是誰，徐陵倒知道作者是枚乘呢？並且鍾嶸的詩品還明說枚乘只會做賦，不會做詩；漢書的枚乘傳和詞賦略也只說到枚乘的賦，不曾提到枚乘的詩；後來陸機的擬作，也只說是擬古，不說是擬枚乘；凡此都足以證明這幾首詩不是枚乘作的。

至於李陵的與蘇武詩和蘇武的古詩，也只是文選上這樣說，漢書上他們的本傳和藝文志都不曾提到他們作有五言詩；蘇武傳裏面，李陵別蘇武的詩還是用的楚辭形式呢。宋人蘇軾和清人翁方綱都從與蘇武詩的本文裏看出偽造的破綻，可見李陵、蘇武的五言詩也是假的。

班姬的怨歌行，作風綺麗，與質直的漢人作品不同；又很浮豔，與遵守古禮的班姬的身分不合。郭茂倩以爲這詩是顏延年的僞作，似尙可信。

古詩十九首也是東漢以後的詩，證據有六個：第一，詩裏常說到東都，正是東漢時的都城；第二，好多詩句是抄襲魏曹植的；第三，大多敍亂離的景象，與武功赫奕的西漢不合；第四，詩裏面多出世思想，也不是西漢時所應有的；第五，有好些句子對仗工穩，與西漢不甚相對的不同；第六，在民俗上顯出那些詩是東漢以後的作品。所以我們在認清了蘇李枚的詩和古詩十九首都是僞作以後，承認五言詩是起於東漢的。至於七言詩的興盛，恐怕還在唐朝。若論起原，那末柏梁聯句當然也不可靠；張世祿說是起於曹丕的燕歌行，大約可信。

第三章 魏晉文學

魏晉的文學，不如說是魏晉的詩；魏晉的詩，又不如說是曹植和陶潛；因爲這個時代文學只要這兩個大詩人就可以代表了。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父親曹操是被稱爲